

民俗与乡村社会

——香山民俗文化之“崖口飘色”

黄健敏

时维五日，节届端阳。联欢随俗，奉菩萨以巡游；行乐及时，集村人而遣兴。红男绿女，喜地欢天。穿起靚裤靚衫，着起新鞋新袜。三声炮响，一致集中。个个都要出身，人人相当落力。锣鼓未响，高照先行。老窦担八宝，肥仔托三叉。龙狮凤色，样样齐全；鼓乐笙旗，式式具备。六角浪，七星旗。锦绣大旗，现出龙翔凤舞；簇新双彩，刺成驥展鹏飞。飞报姑娘骑白马，几够威风；“文巡”伯父派黄符，居然老实。担掌扇须着节衣，挑花篮要披彩带。“车色”、“梟色”两样唔同，头锣大锣一般咁响。打锣鼓震耳欲聋，奏弦管开心到笋。手执红旗，指挥巡行，称为照后；肩荷武器，表演技击，叫做教头。文武棍有短有长，鸳鸯幡宜红宜绿。金狮献瑞，彩凤呈祥。银龙廿一节架势堪夸，锦伞二三支辉煌足道。吹箫引凤，擂鼓团龙。大姐仔装身，搽脂荡粉；细佬哥扮色，扎脚包头。欲饱眼福，请看花亭；贪遮热头，须担浪伞。抬菩萨行成淡定斯文，扮哪吒着起古灵精怪。五色饼、红色包，皆摆台所用；铜香炉、锡香案，亦随驾之需。浩浩荡荡，出齐百马千夫；盘盘旋旋，行遍六街三市。家家焚香点烛以参神，户户裹粽蒸糕以饗客。睇嘢亲朋，街头踟躕；迎神男女，门口鞠躬。高兴大半天，赢来一身汗。借神道为节例巡行，何其妄也；供农村作工余游乐，庶几近乎。¹

这篇由一位旅居新加坡的香山华侨在五十年代所写的《端午节之奉偶巡行记》，所描述的是过去在香山四大都（范围和今天中山市南朗镇辖区相若）乡村端午节举行的游神习俗。解放后，这种被目为“封建迷信”的活动自然销声匿迹，但作为过去游神活动队伍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飘色”的民间艺术活动却在近年弘扬地方民俗文化的大旗下得以恢复，“崖口飘色”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民俗文化是香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崖口飘色”堪称香山民俗文化的代表之一。“崖口飘色”不但展现了地方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和民间习俗，而且保存了许多村落、宗族、经济与民间信仰的地方历史文化变迁过程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重要信息。

一、崖口：地理、历史、宗族与庙宇

崖口村位于在中山市区石岐东偏南 18.6 公里，隶属中山市南朗镇管辖，现在所称的“崖口村”通常指的是一个行政村，它由东堡、中堡、西堡、平山、化美、向西、杨家、陆家 8 条自然村组成。据 2001 年调查，整个崖口村有居民 3122 人，土地面积约 36 平方公里。崖口村因迄今仍然保持着人民公社制度，而不时引起经济学者及新闻界的关注。ⁱⁱ

按当地的口述和文献的记载看，崖口村的历史是从元代开始的ⁱⁱⁱ，这社区的形成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元大德年间（1301——1308 年间）谭姓祖先最早到达今崖口东堡村落脚居住，三世以后一支分支到平山，随着人口繁衍形成平山村；一支留居崖口，后裔分成六房，人口繁衍分成东堡、西堡、中堡三条村落；崖口六房的人口继续繁衍，部分子孙又搬到隔田居住形成向西村。杨姓于宋元之间（1321——1329 年间）迁入隔田，形成杨家村。陆姓于明代初叶（1408——1477 年间）迁入隔田，后形成陆家村。萧姓明嘉靖年间（1538——1566 年间）最后迁来，形成化美村。这些村落后又分成崖口（包括东堡、西堡、中堡）、隔田（包括陆家、杨家、向西）、平山（包括平山、化美）三个乡，后来才逐渐整合成今天的崖口村。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相信族谱的记载，崖口村四大姓的迁入顺序应该是谭、杨、陆、萧。但是几乎所有笔者采访过的村民都认为四大姓迁入的顺序应该是谭、陆、杨、萧。从村民的叙述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划分迁入先后的标准是和宗族实力有关的，综合实力越强的村落（或宗族），就越早迁入崖口开村的。反过来，所谓“先入为主”，定居和形成村落的先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各村（或者说各姓）在当地所控制的资源和享有的利益。例如我们询问某种权益为什么谭姓有而其他姓没有，常常得到的回答是“其他姓很迟才搬来的，所以没有。”这种“史实”与“记忆”的矛盾在村民的口述中非常常见，其中透露着村民的观念与乡村社会变迁的信息。

崖口各村过去共有飞来寺、大王宫、武侯庙等等近 20 座庙宇，这些庙宇供奉着不同的神祇，有着很多关于这些神灵验的传说。当然在这篇短文里不可能一一介绍这些传说。村民信奉某个神是相信他对自己生活能产生影响的神力，而这些高高在上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正统性的神祇总要通过本地化的传说建立和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才能拉近与乡民的距离，从而获得大家的供奉。对于这个社区来说，谭族崖口房长房聚居的东堡村的大王宫是最重要的庙宇，“崖口飘色”在解放以前其实就是大王宫供奉的“大王公”巡游的活动，所谓“大王公”

就是三国时阿斗的第五个儿子，大王宫并不是整个崖口八条村都“有份”的，从“接神”的范围看，则只有东堡、中堡、西堡三条村才有资格把这个大王公迎回家中供奉，但大王公是崖口各村供奉的众多神中唯一有资格巡游各村的神像。

二、“耍菩萨”：崖口飘色的起源和演变

所谓“飘色”，是乡村里一种在节日或神诞时举行神像巡游时的助兴活动。节日或神诞巡游队伍中有所谓“色板”，就是在方形的称为“色柜”的大木箱上用金属支架，把穿着色彩夺目的戏服扮演各种民间故事和戏曲人物的小孩高高托起，那个穿着色彩夺目的戏服扮演各种民间故事和戏曲人物的小孩就叫“色”或“色芯”。如果“色”由几个人抬着、托着或放在车上推着巡行，因为五彩斑斓的戏服随风飘动，故称“飘色”。如果“色”坐在河里的船上巡游就叫“水色”；在路上步行巡游就叫“地色”；其在马上巡行叫“马色”。

“飘色”巡游活动过去是珠江三角洲常见的节庆活动，在香山也非常普遍，同治《香山县志》卷五輿地·风俗篇：

遇神诞日，张灯歌唱，曰：打醮。盛饰仪从，舁神过市，曰：出游。为鱼龙狮象，鸣钲叠鼓，盛饰童男女为故事，曰：出会景。金支翠旗，穷奢极巧，户出一女子，日酬洋银三四圆，一事每费千百金。

所谓“出游”、“出会景”等所指的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飘色”巡游活动。

崖口飘色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有乡土文史工作者认为自唐代开始已有，但不知有何根据。因为唐代时现在崖口所在的地方是否有人聚居都是一个问题。这种风俗也许是过去四月八浴佛节游神及神诞游神风俗发展而来，嘉靖《香山县志》卷一载：

四月八日，僧家浴佛。俗各祭其祠神，曰转龙头。俚人奉祠神、锣鼓、旗帜、歌唱过城市，日迎大王家，以钱米施之。或装为神龙、鬼头，歌舞数日而罢。^{iv}

过去农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这一天，崖口各村村庙会吧村神搬出庙外清洁。清洁结束后，则由“大王头”轮流接回家中供奉一昼夜。该村新结婚的村民都会到村庙登记等候接神，而当年轮到接神的就叫“大王头”，他们也要负担当年“飘色”的部分费用。至五月初五及初六则村民抬神像在村中各主要街道巡游，以保合村平安。村民一般称“耍菩萨”，民国时则称“跳大王”。“跳大王”风俗过去在四大都相当普遍。

四大都各乡每逢端午节前，例有接神之举，凡各乡之新婚者，则先备布帛一小幅，书注

新婚夫妇姓氏，由女家谨具桃李果子若干，随同此布帛送往女婿处，再由其婿转达乡中牛王爷、武乡侯神像前，此作为送旗也，亦藉此以为挂号，他日名列接神预做大王头资格。再越一二载，则由乡中将送旗者轮值接神。如富者动耗数百金，大排宴席，若贫无立锥者，亦必罗掘，或典屋变产，或按借款项，已成其事，尤以崖口、左步头等乡之接神大王头，不恤身家之有无，亦穷奢极侈做去，早为识者所非也。自反正以来，此风稍减，惟对于接神之举，仍牢不可破，兹查四大都如崖口、左步头、岐山、茶园、大车、南朗、程族三乡、涌口等乡，连日均锣鼓喧天极为热闹，俗谓之跳大王云。^v

崖口飘色远近驰名，1935年曾到香港参加“英女王银禧大典”表演。1945年又曾到澳门参加抗战光复巡游表演。解放后，崖口飘色活动慢慢停顿下来。直到1983年为了庆祝华侨捐资兴建的崖口村最大的建筑——崖口会堂落成，又恢复飘色巡游，此后年年端午节都举行恢复飘色巡游活动。1983年以后恢复的飘色巡游活动保留的只是过去的巡游的部分，当然也没有了大王公的神像之类所谓“封建迷信”的东西。2004年崖口飘色被评为“广东民间艺术之乡”。

三、巡游：崖口飘色与乡村社会

观察崖口飘色，可以发现其中保留了许多地方历史文化变迁过程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重要信息。但昔日（解放以前）的崖口飘色（或者说是端午游神）举行情况并无文字及影像资料留下来，只能通过村中老人的口述回忆去重建昔日的情景。

根据村人的回忆，昔日的崖口飘色大致包括下面几项主要活动：

1、接神：昔日，崖口各村新结婚的村民就会到村庙中登记轮流做“大王头”。当值的“大王头”（每年二十个名额）在端午节前就有权迎接村庙神像回家供奉一昼夜，而当年巡游就由这些“大王头”去操办和承担费用。因此，“接神”可视为崖口人人生礼仪（出生、婚姻、死亡）的一个部分，表现出人、神与社区的关系。现在的接神的活动已不在举行。

2、“小耍”：五月初五当天，各村就把本村的村神抬出，在自己本村各主要街道巡游，以求合村平安，村神成为了村落认同的象征，同时也划分了村落的界限。因为这一天的游神只限于各自村落中，所以又叫“小耍”。“小耍”近来逐渐有所恢复。

3、“随驾”：五月初五的晚上，各村派代表舞着狮子，拿个装满糖果的全盒和请帖，去陆家村邀请他们参加第二天的巡游活动，晚上在陆家村庙前以狮艺及武艺汇演助兴，当地

人叫这为“随驾”。直到今天，“随驾”的活动仍然得到保留。

正如前文所说，今天的崖口村过去是分为“崖口”、“隔田”、“平山”3条乡的，早期的“飘色”巡游只是“崖口”谭姓广养公后人分居的崖口乡（包括东堡、中堡、西堡3条村）的活动。为什么原崖口乡（东堡、中堡、西堡）之外有5条村，单单去请陆家村“随驾”呢？村人的解释是各种各样的，分析这些不同的解释也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但本文无法展开。究其原因，大概因为陆家因为在崖口几条村中科名最盛，经济也较好，同时很重要的是陆家村也向崖口村一样有“色”，而杨家、化美等则没有。从村民的口气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有“色”和无“色”实质上是村落经济实力的一种体现，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村落（宗族）在社区中的地位，有没有“色”成为一种社区地位的文化象征。而“随驾”的名称也反映出，尽管陆家村的地位与其他村不同，但是端午巡游的“主人”仍然是谭姓人，陆家不过是“随驾”而已。

4、“大耍”：五月初六是大王公游遍崖口八条村的日子，称为“大耍”。

五月初六的早上，各村参加游神的队伍集中游神。游神队伍的前面是大王公神像，前面有十个兵勇，前一年的和当年轮值的“大王头”共40人在后护送，其后是8条村的代表队伍举着“旗色”、率“狮队”、以及“充身”、“飘色”等，据村民说，就是要模仿皇帝出巡的派头。传统中国地方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往往有着对“国家”或官方仪式活动模仿与创造的影子。

游神队伍的排列顺序一般是陆家村排第一，东堡村则排最末，这两村是固定的。其余的几条村的队伍则在每年巡游前抽签，根据抽签结果排列顺序。陆家村为何排在前面，在前面已有探讨。至于东堡村一直在后，则据说因为东堡村有一条长达20多米金龙，在村里的小巷中行动不便，所以要放在最后。但其实在没有这条“笨拙”的金龙以前，东堡村都是排在最后的，其原因应该是东堡村是谭姓崖口房长房聚居的村落，而巡游的“大王公”坐镇的“大王宫”也坐落在该村，崖口人最喜欢说的“让客三千里”，东堡村排在最后正是显示其“主人”的特别地位。这种排列顺序的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

东堡村的金龙在各村巡游时，妇女和小孩以及围观者则争先恐后去“撩龙肚”，就是钻过龙的肚子，乡民认为这样可以保佑体弱者健康、小孩子聪明和快高长大。

5、聚餐：与此同时，各村已经在祠堂筹备傍晚的聚餐了，大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小孩在灶边跑来跑去，非常热闹。傍晚5时左右，各村村民都汇集到各村祠堂前面参加聚餐，

男女老幼，其乐融融，普天同庆的太平景象。晚上还有“地色”的表演，因篇幅所限，就不多说了。

与昔日的崖口游神相比，现在每年举行的崖口飘色活动从活动程序、主办机构、经费来源、参与的村落与人员乃至活动的性质、主旨都有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同样包含着乡村社会变迁的信息，可以简单举两个例子：

其一、据年长村民的回忆，以前抬“头旗”、“充身”等比较辛苦的事都由客家人做，而现在附近客家人都富裕了，不愿意做了，而换成了外地民工，不同的群体在“崖口飘色”的活动中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而背后则是崖口村所在的珠江三角洲近二三十年的深刻社会变化。

其二、随着政府对村落的重新规划，昔日“崖口”、“平山”、“隔田”三乡组建整合成崖口村（行政村），参加崖口飘色活动的村落从三条村陆续扩大到八条村（也就是现在崖口行政村所包括的8条村），民俗活动展现了社区整合的现状。游神队伍的排列顺序依然是陆家村排第一，东堡村则排最末；但平山村也固定排在第二，显然因为它是谭姓长房广养公分居的村落；其他村落则每年抽签决定在第三到第七的先后顺序。巡游的村落顺序是这样的：平山（谭）——化美（萧）——杨家——陆家——向西（谭）——东堡（谭）——中堡（谭）——西堡（谭）。之所以是这样的顺序据说是因为谭姓人礼让，先“耍”外姓村，再“耍”自己村。这些变化反映出民俗活动的传承性与自身调适的能动性以及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如何传承和改造。

崖口飘色这类地方特色的传统民俗和民间艺术，是香山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体现了民间文化充沛的创造力。这些节庆、习俗代代相传，成为人民日常生命、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节庆期间的种种礼仪，也赋予日常平庸的生活以某种超越性价值，体现了社区的内在和谐秩序，展现出各种力量所编织的地方社会的文化与权利网络。

四、余论

本文只是关于崖口飘色一个很简单和粗略的介绍，在有限的篇幅里很多具体的问题都无法展开。我们希望通过了解民俗活动的过程和变迁，以及与此相关的村落、宗族、经济与民间信仰，探寻在反映社会结构和维系社区关系的重要节庆活动中所保留的地方历史文化变迁

过程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重要信息，并尝试观察地方节庆活动如何展现乡民对国家和地方关系的观念，社区的不同力量又如何利用节庆活动去表达和竞争，地方节庆活动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如何传承和改造而得以重生。当然这些都需要另文详细探讨。

现在香山文化已经搭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框架，也充分认识到香山文化的重要性。对于民俗活动来说应该重视田野考察与口述史料的搜集，利用文字、音像、摄影等各种手段记录及加以整理出版，把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在本地的时间和空间脉络中解读当地人的记述和“口述资料”，以重建地方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努力把地方的、个案的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所普遍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vi}，才能提升地方文化研究的品位和层次，使香山文化的蓝图得以充实，真正变成中国文化版图上一座大厦。

注解：

、张德业：《端午节之奉偶巡行记》，《星加坡中山会馆一百一十三周年纪念特刊》，1950年9月30日出版，第84—85页。

2、见曹正汉：《信念、效率与制度变迁：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公社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10月版；以及《伶仃洋畔的村庄公社：崖口村的公社制度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8月版。

3、关于族谱在多大程度及如何反映“历史真实”，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此有许多甚具启发性的研究，有关情况可参考景军：《神堂记忆》第七章（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本文所据是未刊中文译本）。以及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收入《中国族谱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版）等研究珠江三角洲的相关论文。

4、靖《香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风俗。

5、《跳大王之恶俗几牢不可破》，《东镇侨声半月刊》1936年第7期。

6、萧凤霞的《传统的循环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载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主办：《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典范

i 张德业：《端午节之奉偶巡行记》，《星加坡中山会馆一百一十三周年纪念特刊》，1950年9月30日出版，

第 84—85 页。

ii 见曹正汉：《信念、效率与制度变迁：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公社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年 10 月版；以及《伶仃洋畔的村庄公社：崖口村的公社制度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年 8 月版。

iii 关于族谱在多大程度及如何反映“历史真实”，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此有许多甚具启发性的研究，有关情况可参考景军：《神堂记忆》第七章（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本文所据是未刊中文译本）。以及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收入《中国族谱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版）等研究珠江三角洲的相关论文。

iv 嘉靖《香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风俗。

v 《跳大王之恶俗几牢不可破》，《东镇侨声半月刊》1936 年第 7 期。

vi 萧凤霞的《传统的循环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载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主办：《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1 卷第 1 期）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典范。

作者单位：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地址：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